

抱朴子

冊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駟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

藏本脫君字從舊寫

本補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仁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卑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殄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

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

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或賣以下五句藏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

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

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

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

亂劇於棼絲引用鴛庸以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

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

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

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

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宜兔之賢況舉

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

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

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鴟屯飛則鴛鳳幽

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榮顯則英

傑潛逝高概取與闖茸爲伍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竝謬則羣賢
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櫛
朶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特能勝己屈伸
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
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
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
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敘也而有黨有
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
之世閹官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
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
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
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
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

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倣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

故阿以下數句有脫字

中正吏部竝爲魁儉各責其估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到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旣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僕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腴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

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
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荅曰知人則哲上聖所
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
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
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
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
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荅策防其罪

罪疑作置
舊寫本罪

字空

白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

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

賊

原注巨
流切

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

舉與舉者同罪

藏本與字在舉者
下今從舊寫本

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閒秀孝

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
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

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荅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壻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闇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

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取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旣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士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

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袵之類非所以別之也
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
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
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
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
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
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
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
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
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
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髯蛇於華夏矣今
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
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荅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疑作業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

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

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真七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

藏本作雜浮從意林乙轉

面而不心揚雄

藏本

作揚雲從意林改

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尙乖互者

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踖恥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詔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懷悴劇於喪病之逮己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

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
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
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
而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
獨立者爲澀吝疏拙以奴顏婢睚

原注來去聲

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

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
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縑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豔相雄學優融玄
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
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
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

藏本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盧

本雖赫奕刀尺決乎

有脫文

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

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
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

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烏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踣失棄名輦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

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

入室之客矣

藏本此下提行案文提行者非

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

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

疑當有何字

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

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

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芘之而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竿也彼尙不能自止其顛蹶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蟲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而別心殊其來尙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

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駭

藏本作滄

稟訥駭今從盧本

加之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弈皆所惡見及飛

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藎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撝蒲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

盧本作便

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

世拙於用人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

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
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
可以無交乎抱朴子荅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
何必棄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尙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卽乖
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
難

藏本作實難盧本
如此疑作實難

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

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
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
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
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
衆石之積南溟浩濳實須羣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
曲影覺矣鑿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
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